

侯方域全集校箋

(清)侯方域 著

王樹林 校箋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侯方域全集校箋/(清)侯方域著;王樹林校箋. —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,2013
(明清別集叢刊)

ISBN 978—7—02—009617—6

I. ①侯… II. ①侯…②王… III. ①古典文學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
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300910 號

責任編輯 周絢隆

責任印製 蘇文強

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

郵政編碼 100705

網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

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

字 數 1000 千字

開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張 42 插頁 9

印 數 1—3000
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978—7—02—009617—6

定 價 150.00 元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。電話:01065233595

卷一 文集一：序一六篇

送徐吳二子序〔一〕

侯子既放〔二〕，涉江返棹，棲乎高陽之舊廬〔三〕，日召酒徒飲醇酒，醉則仰天而歌《猛虎行》〔四〕。戒門者曰：『有冠儒冠，服儒服，而以儒術請問者，固拒之。』於是侯子之庭，無儒者跡。

一日，遇豎儒於途，勞侯子曰：『子之術可以封，然且不免於汧汧統者〔五〕，不善用其手也。吾願授子。』侯子叱曰：『是七聖焉羣迷，而黃帝之所聽熒者也〔六〕，而豎儒又何知〔七〕？而身且死，而猶傳蓬萊之藥〔八〕，而又誰欺？』言未畢，豎儒遂走二。於是，侯子出，皆避去，無所與語者。會時時從其故人吳伯裔、徐作霖遊。

一日，二子過侯子，置酒，伺其飲酣而謁之曰：『我將走北闕三，以儒術售天子〔九〕，賴子一言以壯我，且拒，奈何？』侯子曰：『吾惡夫豎儒者，惡其羣鴟逐鳳凰，而鳴噪焉其後者，嫉其文采之異己也；蜀之犬望日而噪者，少所見多所怪也；蚘廉

蟻信「一〇」，而自以為得繩墨也。今二子皆落脫好飲酒，醉後讀書，不求章句，是吾所燭照而求者也。雅善歌《猛虎》，二子願聞之乎？今夫虎，見人無不噬者，然遇嬰兒則舍之，神不動也；不敢觸醉夫，避其氣也「一二」。故欲求可以制虎者，嬰兒之神而加以醉夫之氣，庶乎近之矣。今天下之虎多矣。往見獵虎者，禹步而入山嵎「一二」，以為誦符而騎其項；既見虎，則又首鼠「一三」，亦焉往而不為所噬哉！『二子徐起，謝侯子曰：『吾聞鄭之人有覆蕉者，以為夢而失，醒乃求之「一四」。然則，凡有所求者，寐且不可，而況於醉耶？子教我醉，是猶適越而北轅也「一五」，不如輟駕。』侯子曰：『二子行矣！二子所言者，逐鹿之幻者也，是猶畫虎也，安知鹿之不且為馬「一六」？安知馬之非即吾尻臂，浸假而化焉至於無窮「一七」？子其能醒而憶之耶！今天子憫生民之被噬，方欲驅虎，然屬之人輒色變者，無他，醒故也四。眾人皆醒，二子獨醉，吾且以二子為嬰兒也。二子行矣！』

於是二子大呼，盡一石而去。

【校記】

一 本篇文鈔本未收。

二 「遂」，家刻本、彊善本、力軒本均作「返」。

三 「闕」，底本作「門」，家刻本作「間」；據退齋本、彊善本、力軒本等正。

四 「故」，彊善本作「救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「徐吳二子」：指徐作霖，吳伯裔。康熙《商邱縣誌》九《文苑傳·徐作霖傳》：「徐作霖，字霖蒼。……少有雋才，入貲為諸生，好學深思，為文奇麗。崇禎庚午（三年）舉鄉試第一，出萬元吉之門。甲戌（崇禎七年）對策，言「劇賊孔棘，國勢殆矣！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，若崇苛深，相貴以文法，恐天下遂亂。」同考官傅冠見之，示文震孟，相與嗟賞，謂主父偃、嚴安不能過也。因署上第。溫體仁見而惡之，卒斥去。庚辰（崇禎十三年）再上春官，復不第，乃發憤曰：「天下亂形成矣，無英雄救之必敗，我輩不見用，奈何！此為國家惜，非區區身家計也。」閱二歲壬午（崇禎十五年），城陷，死於兵。」又《吳伯裔傳》：「吳伯裔，字讓伯，少孤貧，與弟胤俱依其舅劉格。格饒於財，數以千金推伯裔，且延名師教之，於是淹通古今。為人沈練英博，慷慨負大志。文章原本經術，歸之大家。每高自稱許，簡貴不交時人，獨與侯方鎮、方域、賈開宗、劉伯愚、張渭為莫逆交。江左諸名士目為吳、侯、徐、劉者，蓋伯裔也。崇禎丙子（九年）舉於鄉。壬午城陷，有同年生孔尚達見伯裔死時，目視己而色不撓。」按：二人皆商邱雪苑社前期重要成員，本書卷五有傳。本文作於崇禎十二年冬，為送二子參加明春（庚辰年）會試而作。

〔二〕「侯子既放」：賈開宗《侯朝宗本傳》：「己卯（崇禎十二年），舉南省第三人，以策語觸諱，黜。」

〔三〕「高陽之舊廬」：《大清一統志·開封府二》：「高陽城，在杞縣西。《寰宇記》：高陽城在雍丘（今河南杞縣）西二十九里，顓頊高陽氏佐少昊有功，受封此邑。」按：侯朝宗祖籍大梁杞縣，故云。《侯氏家乘》卷二：「明洪武年間，先祖侯成隸歸德衛，遂家焉。」《史記·酈生陸賈列傳》：酈生食其者，高陽人也，縣中皆謂之「狂生」。沛公引兵過陳留，酈生踵軍門求見。『使者人通，沛公方洗，問使者曰：「何如人也？」』使者對曰：「狀貌類大儒，衣儒衣，冠側注。」沛公曰：「為我謝之，言我方以天下為事，未暇見儒人也。」酈生瞋目案

劍叱使者曰：「走！復人言沛公，吾高陽酒徒也。」……沛公遽雪足杖矛曰：「延客入！」後以「高陽酒徒」喻狂放不羈之士。

〔四〕「《猛虎行》」：《樂府詩集·相和歌辭·平調》曲名，後為此題者，多寫遠行或功業未建的苦悶，或揭露社會的貪暴苛政。

〔五〕「汧統」：音平皮礦。謂在水上漂洗棉絮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汧統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為汧統，不過數金。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，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汧統，則所用之異也。」王先謙《集解》引成玄英語曰：「汧，浮；汧，漂；統，絮也。」李頤曰：「漂絮水上。」

〔六〕「是七聖焉羣迷」句：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：「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，方明為禦，昌宇驂乘，張若、謚明前馬，昆閭、滑稽後車，至於襄城之野，七聖皆迷，無所問塗，適遇牧馬童子，問塗焉，曰：『若知具茨之山乎？』」曰：「然。」「若知大隗之所在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黃帝曰：「異哉，小童！非徒知具茨之山，又知大隗之所存。請問為天下？」小童曰：「夫為天下者，亦若此而已矣，又奚事焉？」

〔七〕「七聖」，指黃帝、方明、昌宇、張若、謚明、昆閭、滑稽。「聽熒」，疑惑不解貌。

〔八〕「蓬萊之藥」：猶言不死之藥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自威、宣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此三山者，其傳在渤海中，……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。」

〔九〕「我將走北闕，以儒術售天子」：此指將赴京師，參加崇禎十三年進士考試。「北闕」，京師、朝廷的代稱。唐孟浩然《歲暮歸南山》：「北闕休上書，南山歸敝廬。」

〔一〇〕「蚓廉蟻信」：小廉小信，不知大義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「匡章曰：『陳仲子豈不廉乎？……』孟子曰：『於齊國之士，吾必以陳仲子為巨擘焉，雖然，仲子惡能廉？充仲子之操，則蚓而後可者也。』」趙歧《注》：「蚓食土飲水，極廉矣，然無心無識；仲子不知仁義，苟守一介，亦猶蚓也。」又宋周密《齊東野語》十四載宋姚鎔《喻白蟻文》：謂蟻「有事則同心協力，不約而競集，號令信也。」

〔一一〕「今夫

虎」以下六句：《蘇軾文集》六六《書孟德傳後》：「曩余聞忠、萬、雲安多虎，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，虎自山上馳來，婦人倉皇沉水避之，二小兒戲沙上自若。虎熟視久之，至以首舐觸，庶幾其一懼，而兒癡，竟不知怪，虎亦卒去。意虎之食人，必先被之以威，而不懼之人，威無所從施歟！有言虎不食醉人，必坐守之，以俟其醒；非俟其醒，俟其懼也。有人夜自外歸，見有物蹲其門，以為豬狗類也，以杖擊之，即逸去，至山下月明處，則虎也。是人非有以勝虎，而氣已蓋之矣。」

〔一二〕「禹步」：《尸子·君治篇》：「禹於是疏河決江，十年未窺其家，手不爪，脛不毛，生偏枯之疾，步不相過，人曰「禹步」。李軌《注》：「嫫氏，禹也。治水土，涉山川，病足，故行跛也。禹自聖人，是以鬼神、猛獸、蜂蠆、蛇虺，莫之螫耳，而俗巫多效禹步。」按：後世巫師、道士作法時跛行的步法稱禹步。這裡指獵者入山時口誦符咒，行效禹步的樣子。

〔一三〕「首鼠」：瞻前顧後，遲疑不決的樣子。宋陸佃《埤雅·釋蟲》：「舊說鼠性多疑，出穴多不果，故持兩端，謂之首鼠。」

〔一四〕「鄭之有覆蕉者」以下三句：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：「鄭人有薪於野者，遇駭鹿，禦而擊之，斃之。恐人見之也，遽而藏諸隍中，覆之以蕉（樵），不勝其喜。俄而遺其所藏之處，遂以為夢焉。順塗而詠其事，傍人有聞者，用其言而取之。……薪者之歸不厭，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，又夢得之之主。爽旦，案所夢而尋得之，遂訟而爭之。」

〔一五〕「適越而北轅」：目的與行為相背。按：越，亦作「楚」，楚、越二國，皆在南方。《戰國策·

魏策》四：「魏王欲攻邯鄲，季梁聞之，中道而反。衣焦不申，頭塵不去，往見王曰：「今者臣來，見人於大行（路），方北面而持其駕，告臣曰：我欲之楚。臣曰：君之楚，奚將為北面？曰：吾馬良。臣曰：馬雖良，此非楚之路也。曰：吾用多。臣曰：用雖多，此非楚之路也。曰：吾禦者善。此禦者愈善，而離楚愈遠耳。……王之動愈數，而離王愈遠耳，猶至楚而北行也。」

〔一六〕「鹿之不且為馬」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趙高欲為亂，恐羣臣不聽，乃先設驗。持鹿獻於二世曰：馬也。二世笑曰：丞相誤邪，謂鹿為馬。問左右，左右或默，

或言馬以阿順趙高，或言鹿者，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。後羣臣皆畏高。」

〔一七〕「安知馬」以下二句：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，予因之以求時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，予因之以求鴞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，以神為馬，予因以乘之，豈更駕哉！」《集解》引郭象《注》：「無往不因，無因不可。」按：此言世間變化無窮，要因時而順，不可固執一端。

【集評】

一 「仰天而歌《猛虎行》」句，賈開宗等曰：一篇立意在此。

二 「吾惡夫豎儒者」諸句，賈開宗等曰：一路皆借景生姿，甚鍊而腴。

三 徐作肅曰：直是一篇奇文，韓歐集中不嘗有。

四 賈開宗曰：處處照應，一絲不亂，是極細心文字。

贈倪榮陽序〔一〕

友人王君侯服者〔二〕，東夏豪傑之士也〔三〕。舉於鄉以歸，而貽書於余曰：『服輩出滎陽倪先生之門，願得一言以頌先生。非吾子不為重，先生之命也。後五日，將登吾子之堂以請。』已而，王君至，再致先生之命如其書。嗚呼！先生通且顯矣。世莫不願得王公卿相之言，擇其尤通且顯者而託焉；先生乃獨折節向放廢之人求之〔四〕，若以余之言為有幾於道者。以此求天下士，何士不得？宜吾王君與其倫輩二三之子，偕

出其門也！

先生自敘曰：『倪氏自徽之祁門遷於閩〔五〕，十有八代，簪纓之盛，人傳東方倪氏。』若先生者，豈徒以簪纓重歟！且以先生之折節虛懷，天下士聞其風而慕之，莫不願一遇先生以為依歸，又豈徽與閩所得而私也。

先生又云：『閩有名山，左旗右鼓〔六〕，兩峯之盛，甲於八郡。』荊公所謂龍蛇之神，虎豹翬翟之文章，梗枏竹箭之材，皆自山出。至其淑靈和清之氣，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，萬物之所不能得者，乃屬之於人。意者，其鍾之先生耶〔七〕！先生嘗治民而民懷，取士而天下之士以得，事業烺烺，將來未卜其倫匹，不知左旗右鼓，其磅礴而委積者，果足以當先生否也？

先生有二親在堂，王夫人年八十餘在上。昔唐寶曆中〔八〕，楊於陵自東洛入覲〔九〕，子嗣復知貢舉畢〔一〇〕，率生徒迎於潼關，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。於陵居正座，嗣復率生徒跪拜稱觴，一時賦詩以為盛事。今所傳楊汝士鴛掖、鯉庭之詠，所謂壓倒元、白者是也〔一一〕。先生行以治行超擢不次為大僚，王君輩必且賦曲江〔一二〕，張讌春明門外〔一三〕，相率迎先生一如楊氏。惜余無汝士之才，不能一為詩歌以傳其盛於無窮也。雖然，以余言先生之折節而好士，照映千百世而下猶將見之，即不及汝士，其可

傳者固在也。

【校記】

一 「鴛」：楊汝士詩作「鸞」。《全唐詩》四八四楊汝士《宴楊仆射新昌里第》詩：「文章舊價留鸞掖，桃李新陰在鯉庭。」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「倪榮陽」：倪斌。《滎陽縣志》七：「倪斌，福建福州府閩（今福州市）人，順治己丑（六年）進士。」按：倪斌於順治八年辛卯以滎陽知縣充河南鄉試校官，本文乃該年秋闈之後，作者應其友人王侯服之請而作。

〔二〕「王侯服」：《夏邑縣志·人物志·王侯服傳》：「王侯服，字瑞信，又字遠侯。總角能文章，歸德推官成公勇合試九屬，童子千余人，及格者三十人，侯服第一，尋補博士弟子員。其制義文以先輩大家為法，開闔曲折，盡變入神，即理齋、萊峯諸君子不是過也，督學黃公潤中拔置第一。辛卯（順治八年）舉於鄉，名列第七。」

〔三〕「東夏」：指商邱、夏邑一帶。中國古稱夏，商邱居其東，故云。《書·周書·微子之命》：「庸建爾於上公，尹茲東夏。」按：周誅武庚，封微子於宋，以承殷祀。今商邱為春秋時宋國地。〔四〕「放廢之人」：放逐廢棄之人。賈開宗《侯朝宗傳》：「辛卯（清順治八年），（朝宗）舉豫省第一人，有忌之者，復斥不錄。」〔五〕

「徽之祁門」：「祁門」，今安徽祁門縣，明、清隸徽州府。〔六〕「左旗右鼓」：《大清一統志·福州府》：「閩縣，……明為福州府治。」又：「旗山，在侯官縣西五十里，江之西岸，一名水西山，上有勾漏洞。《明統志》：與閩縣鼓山並峙，相傳左旗右鼓，全閩二絕。」又：「鼓山，在閩縣東三十里，延袤三十里，府之鎮山也。山巔有巨石如鼓，或云每風雨大作，其中簸蕩有聲，故名。」〔七〕「荊公所謂」諸句：「荊公」，宋王安石，封荊國公。引文見《臨川先生文集》八四《靈穀詩序》：「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，江南之名山也。龍蛇之神、虎豹

輩翟之文章、榷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，而神林鬼豕魑魅之穴，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，咸附託焉。至其淑靈和清之氣，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，萬物之所不能得者，乃屬之於人。」「輩翟」，音暉狄，山雞之有五色花紋者。『翟』通『鵲』。《爾雅·釋鳥》：『伊、洛而南，素質，五彩皆備成章曰翟。』《注》：『翟，幽雉屬，言其毛色光鮮。』又：

『鵲，山雉。』『榷』，音便，黃榷木。『柟』，音南，亦作『楠』，楠木。『鍾』，聚集。

年號，西元八二五至八二六年。

〔九〕『楊於陵』：

字達夫，唐弘農人。長慶初，拜太常卿，充東都留守。寶

曆二年，授檢校右仆射兼太子太傅。於陵器度弘雅，進止有常。居朝三十餘年，踐歷中外，始終不失其正。居官奉職，亦善操守，時人皆仰其風德。《舊唐書》一六四、《新唐書》一六三有傳。

〔一〇〕『嗣復』：

字繼之，楊於陵子，貞元十八年進士。長慶三年，以庫部郎中知制誥。累遷中書舍人、禮部侍郎，知貢舉，凡二期，選貢士六十八人，多至達官。《舊唐書》一七六、《新唐書》一七四有傳。

〔一一〕『今所傳』二句：宋尤袤《全唐詩話》

三：『寶曆中，楊於陵仆射（自洛）入覲，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，宴新安里第。仆射與所執坐正寢，嗣復領諸生翼兩序，元、白俱在，賦詩席上。汝士詩成後，元、白覽之失色。詩曰：「隔座應須賜禦屏，盡將仙輸入高冥。文章舊價留鸞掖，桃李新陰在鯉庭。再歲生徒陳賀宴，一時良史盡傳馨。當年疏廣雖云盛，豈有茲筵醉醪醕。」其日，大醉歸，謂其子弟曰：「吾今日壓倒元、白。」』『楊汝士』，嗣復族人，元和四年進士，有時名。宋計敏夫

《唐詩紀事》四六《楊汝士》：『汝士字慕巢，牛李待之善。開成初鎮東川，時嗣復鎮西川，乃族昆弟對擁節旄，世榮其門。終刑部侍郎。』『元、白』，中唐著名詩人元稹、白居易。

〔一二〕『賦曲江』：

唐李肇《國史補》下：

『進士為時所尚久矣。……既捷，列書其姓名於慈恩寺塔，謂之題名會，大宴於曲江亭子，謂之曲江會。』《舊唐書

·德宗紀下》：貞元六年春二月，『百僚會宴於曲江亭，上賦《中和節羣臣賜宴》七韻。』〔一三〕『春明門』：

【集評】

- 一 「先生自敘曰」以下，賈開宗等曰：以下皆逐段作小結。
- 二 「昔唐寶曆中」以下至文末，賈開宗等曰：煙波生色無限。收妙。
- 三 徐作肅曰：於零碎不好收拾處，卻借之起伏頓挫，生姿生色。關於神氣者不可易到。
- 四 賈開宗曰：須看段落脫化處。

贈徐子序 一〔一〕

侯子既放，而有喜色。或問焉，曰：『徐子遇也。』或曰：『何也？』曰：『君子憂夫道之不彰，不憂夫身之不遇，道在其友與在其身，一也。苟其友之彰夫道，無以異於身也。徐子，吾友也。』

或曰：『敢問彰夫身與彰夫道？』曰：『今夫舉於鄉，登於國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，其未致之也，乃其固也，其既致之，天下以為幸，而且沾沾然，而且烜烜然，是其彰夫身也，旦暮之遇也；舉於鄉，登於國，知其所以然而然，其未致之也，天下信之，其既致之也，天下以為重，有所啟而佑焉，有所待而傳焉，是則其彰夫道也，徐子以之。』

或曰：『徐子所遇者，文也，非道也。』曰：『否！徐子之文，寓於道者也。往者大雅不作〔二〕，浮豔具陳，十年以來，天下之人，淫詞詖說〔三〕，榛莽塞路。當是時，小生末儒，挾一組織故冊子〔四〕，篇章之積不能以寸，稍稍規而摹之，取富貴如寄。徐子輒閉關高臥，不肯出也。已而，天子下詔書褒崇典型，釐正繁蕪，徐子乃奮起與昌明之運會。嗚呼！天下自此知積學力行之士，必有其報，而僥倖之不可以常試也。息

鹵莽之心，務滋植之業，誰之力歟？徐子之文，將不得為其道乎哉！且余嘗童而習之矣，其人清剛方正，性有所不可，必形於色、發於言，凡其知所守而不變者，非獨區區應世之技能已也。今日天下以文求徐子，徐子以其文易天下；苟其大而能以道求徐子，徐子又必以其道易天下。如若所見，是殆沾沾吾徐子者也，烜烜吾徐子者也。徐子方以為恥，而乃欲介之以稱觴耶！」

或人默而退。侯子告其友曰：『吾黨登徐子之堂，請即以斯言為贊矣。無諛辭，無蔽指，使徐子收而藏之，為息壤焉可乎？』眾皆曰：『然。』遂書以贈之。

【校記】

一 「贈徐子序」：各版本卷前總目皆作「贈徐恭士序」。

【箋注】

「〔一〕『徐子』：徐作肅。乾隆《歸德府志·人物志·徐作肅傳》：『徐作肅，字恭士，商邱人，解元作霖弟。幼受學於其兄，及長有文名，與侯（朝宗）、賈（開宗）交善。能詩善書，為人落穆，矜重自持。舉辛卯（順治八年）鄉薦，不仕，卒。著有詩、文集若干卷。』按：作肅有《偶更堂文集》二卷《詩集》二卷，有清康熙間傳盛堂刻本，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《清人別集叢刊》。本文作於順治八年辛卯。」〔二〕『大雅』：《詩》

有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，乃采自周王畿內之詩歌。舊說「雅」訓「正」，雅詩乃反映王政所由興廢之「正聲」，同「夷俗邪音」；「淫詞諛說」及浮豔空疎之作相對。唐李白《古風》其一：「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誰陳？王風委蔓草，戰國多荊榛。龍虎相啖食，兵戈逮狂秦。正聲何微茫，哀怨起騷人……」〔三〕『淫詞諛說』：《孟子·公孫丑

上》：「諛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」又《滕文公下》：「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詖行，放淫辭。」按：此指當時誇飾失實，偏頗邪僻之文風。

〔四〕「組織故冊子」：指經過編纂的八股文範本。《明史·選舉二》：「科舉考試沿唐宋之舊，而稍變其試士之法，專取四子書及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命題試士。其文略仿宋經義，然代古人語氣為之，體用排偶，謂之八股，通謂之制義。」按：當時一般士子為應考，常選已中試者所寫之八股文，或當時文人優秀之作，評點校刻，編為範文，摹擬規仿，以求仕進。

〔五〕「息壤」：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：「洪水滔天，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。」郭象《注》：「言土自長息無垠，故可以塞洪水也。」此用以借指修身、習文、治國之道。

【集評】

一 賈開宗曰：起束以道為經，以文為緯，是文章大關鍵處。

二 宋肇曰：骨力頗類昌黎。

贈彭子序 一〔一〕

歲乙酉，河南貢士於鄉，例也，吾彭子與焉。

嗚呼！夫士之遇不遇，豈不以時歟！遇即幸，不遇非盡不幸，余於彭子三歎。以彭子之才，使早十數年見用當世，豈有所不足哉？然而三北也！已卯〔二〕，嘗中選，已復罷去；無何，坐詩語，鍛練覃懷獄〔三〕，御史必欲殺之，值天下大變乃免。當此時，

未嘗不歎彭子誠蚤達，必不如是！由今思之，彭子蚤達，豈止免鍛鍊！昔者思宗之朝，旁求若渴，用人不次，賤吏卑官，往往見天子，片言立取卿相；彭子且入侍承明，出領藩牧久矣。在《易》之《革》，大人虎變〔四〕，彭子宜何以稱焉！然則彭子向者之選而復斥，以至困頓幾死者，誠非其材不豐，而時不利也。

吾聞唐初如楊師道〔五〕、封倫〔六〕，宋初如範質〔七〕、王溥諸公〔八〕，其人者皆在前朝通籍，踐履顯赫。其後，乃知命通權，身輔聖主，功名有足多者。然而達節者少，硜硜然議之〔九〕，難以龍蛇之道喻也〔一〇〕。以視馬周〔一一〕、張齊賢〔一二〕，起身布衣，應運倏忽，豈不附景命〔一三〕，陟康衢，磊落光明，居然以得位行志，大丈夫哉！嗚呼，彭子誠蚤達，又何如其晚也！

嘗考馬周，薄遊郡邑間，屢為人折辱，見者以為酒徒。齊賢饑寒，尤不自保，其不得意，雅與彭子少年時無異。然則，士誠有才，各當其世，乃為貴耳；即使且困窮，豈遂困哉！

【校記】

一 「贈彭子序」：各版本卷前總目錄均作《贈彭孝先序》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「彭子」：彭舜齡，字孝先，河南夏邑人。任元祥《鳴鶴堂集》五《贈彭容園序》：「彭君諱舜齡，字孝

先，號容園。為人習於掌故，知當世人物。中州自孝先祖銀台公後，商邱有侯司徒、司成二公，太邱有練司馬公，相繼為東林幹城，故孝先尤明於邪正之辨，其家學然也。初，中州風氣樸素，孝先與侯朝宗以古文辭倡雪苑中，中州風氣，蔚然一變。』《夏邑縣志·人物志·彭舜齡傳》：「（孝先）己卯貢太學，……當事周文節公（南京國子監司業周鳳翔）負知人鑒，以國士器之。乙酉（順治二年）登賢書，己丑（順治六年）中劉子壯榜進士，仕嘉興府推官。」按：彭孝先順治二年秋參加河南鄉試，中舉。是年冬侯方域自江南歸，該文當作於此時。〔二〕「己

卯」：崇禎十二年。當時，彭孝先與侯方域同參加南雍鄉試，皆中選而復斥。

〔三〕「坐詩語，鍛練覃懷獄」

句：「坐」，獲罪。「鍛練」，羅織罪名。「覃懷」，明河南懷慶府。《大清一統志·懷慶府二》：「懷縣故城，在武陟縣西南。《禹貢》：覃懷底績。孔安國《傳》：覃懷，近河地名。鄭玄曰：懷即河內懷縣。」清鄭廉《豫變紀略》七：崇禎十五年冬，總兵劉超據永城叛，誘殺河南巡撫王漢。孝先叔父彭堯瑜有詩哭之，「遠近傳頌。仇家撫其語，以為指斥，且謂叛帥劉超黨也。聞於朝，逮堯瑜及其從子舜齡、諸生崔掄奇等。」御史蘇京一訊「即擬斬，皆繫懷慶獄。」崇禎十七年甲申春，農民起義軍破懷慶，得解。〔四〕「在《易》之《革》」二句：《易·革卦》：「九五，大人虎變，未佔有孚。《象》曰：大人虎變，其文炳也。」孔穎達《疏》：「損益前王，創制立法，有文章之美，煥然可觀，有似虎變，其文彪炳。」李白《梁甫吟》：「大賢虎變愚不測，當年頗似尋常人。」按：「虎變」，指虎身花紋變化斑駁多彩，此喻傑異之士，出處屈伸，變化莫測。

〔五〕「楊師道」：字景猷，弘農華陰（今屬陝西）人，隋司空觀王楊雄之子。隋末，自洛陽歸唐，授上儀同，為備身左右，尋尚桂陽公主，超拜吏部侍郎，累

轉太常卿，封安德郡公。貞觀十年，代魏徵為侍中。十三年，轉中書令，極盛一時。《舊唐書》六二、《新唐書》一〇〇有傳。〔六〕「封倫」：字德彝，觀州蓨（在今河北景縣境內）人。隋開皇末，曾為楊素行軍記室。素與

之善，又薦擢內史舍人。宇文化及亂，署為內史令；化及敗死，降唐。高祖以前代舊臣，遣使迎勞，拜內史舍人。